

MENG
YA

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办

合订.MENG YA

萌芽

世世代代

我的大爹

去阿尔巴的路上

不吻你可不可以

我们夫妇之间



萌芽

06 汉语语言文学

班

张欣梅



萌芽杂志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萌芽合订本/ 一萌芽杂志社, 2005 8

ISBN 7-0539-3239-7

I. 萌… II. 合订—中国—当代 III. G16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3687 号

萌芽合订本

萌芽杂志社出版发行

中国金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850 × 1168 1/32 19.5 印张

插页:20 5400 千字

2005年 8 月第 1 版 2005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 册

ISBN 7-0539-3239-7 定价:32.80 元



任何时候，要人都应该做到：“即使知道世界末日，今天也要种我的苹果树。”支撑最后瞬间的是希望。

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|
| 1 | 世世代代 |
| 34 | 我的大爹 |
| 74 | 踮起脚尖看幸福 |
| 99 | 不能承受 |
| 124 | 山林红霞 |
| 160 | 擦肩而过 |
| 182 | 纸天鹅 |
| 207 | 去阿尔巴的路上 |
| 222 | 望张北 |
| 229 | 电光飞来的行星 |
| 250 | 谎言 |
| 274 | 双面 |
| 289 | 师傅越来越幽默 |
| 316 | 鬼恋 |
| 351 | 王菲的故事 |
| 361 | 龙子龙孙加点水 |
| 388 | 不吻你可不可以 |
| 406 | 我们夫妇之间 |



萌芽

418

赌石



世世代代

叶向阳

除了这样繁衍生息，我们还能乞求什么？

——题记

父亲从南楚打来电话。

他说：城建部门贴出通知，宝塔山要建成公园，山上的坟墓，必须在四月十日之前，也就是清明节后的第五天，全部迁走。届时不迁，一律作为荒冢由推土机推平。你和武汉的几个哥哥商量一下，看你母亲和妹妹的坟，迁到哪里合适。

在电话里，父亲的语气仍是冷冷的。父亲觉得我们几兄弟不太孝顺他，对他过去做的一些事情耿耿于怀，所以他也不太喜欢我们这几个儿子。老实说，自从我们懂事之后，对父亲也的确不是很好。我们都觉得，父亲无论做什么，都不能使我们心悦诚服。在迁坟的问题上，父亲之所以要征求我们的意见，就是怕我们又不把他的话当回事。现在，父亲只能用忍让来维持他父亲的地位，父亲蹉居南楚，一般不来武汉。

父亲就是这么个人。

在父亲的一生中，有两件事让我们几兄弟对他难以原谅，那便是母亲和妹妹的死。当然，我这么说，并不是说母亲与妹妹的死，是父亲一手造成的。但作为丈夫和长辈，父亲的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对于母亲与妹妹的死，周围的人只是说父亲如何糊涂，可在我们几兄弟的心里，却认为他犯了无法原谅的错误。你想，一个家庭，有什么比死了两个人还要大的事呢？

父亲在电话中说：有张你妈妈的照片，我用特快专递给你寄过去了，南楚的翻拍水平不行，你在武汉翻拍几张，到时候带回来。

现在，父亲这样做，好像真在忏悔。

母亲一心想要个女儿。

这也难怪，母亲一口气生了五个儿子，我是老五。生我的时候，外婆觉得老天真有意思，她这辈子生了七个女儿，想要一个儿子，老天爷都不给，自己的女儿却屁股一撅，一口气生了五个。

我上面有四个哥哥：应荣、应华、应昌和应盛。生下我之后，父亲准备给我取

名：应结。按老家的辈份，我们是“应”字辈，父亲给我取名应结，意思是不再要孩子了。母亲说这个名字不好，光从字面来讲就有些不妥。父亲虽说读了不少的书，可办事总欠水平，不知书都读到哪里去了，在给我起名的问题上，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。母亲最后说：还是写封信到老家，让祖父取。

讲究一点的人会看出，我上面四个哥哥的名字，都取得不错，那都是我祖父取的。祖父是个老中医，住在老家那个名叫西湾畈的村落，深居简出，是有名的“坐医”。我们老家那一带，中医是真正的“行”，而不是“坐”，可祖父就有这种本领，登门求医的人络绎不绝。除“坐医”外，祖父还喜欢唐诗宋词，他在那些线装本的唐诗宋词上，作了很多有独到见解的眉批。祖父的书法也很见功力，可祖父从不为别人写春联之类的东西。虽说邻里乡亲，也曾有人愿意出钱讨祖父的笔墨，但祖父从不为钱屈笔。这样，祖父就有了些韬光养晦的味道。

祖父在回信中，对父亲很不客气训饬了一番。他在信中写道：吾儿何等糊涂。结，引深义乃为症结所在，不宜用于人名。实云：荣、华、昌、盛，各冠四子之后，窃以为吾儿遂止，不虞又添一丁。育嗣无咎，然绵食有限，望勿再晚。老五之名，可起名应先。

母亲首肯祖父给我取的名字，但不同意祖父不再让她生育的观点。母亲当时就对父亲说：我还是想要个女儿。父亲说：算了。即使再生，也还是儿子。

母亲不信。

生我之后，母亲就到观音庙去求菩萨。母亲跪在蒲团上，虔诚地向菩萨祈祷：菩萨呀，你看，我们一家除我之外，都是男的。求你给我一个女儿，将来好跟我说说贴心话。菩萨在母亲的幻觉中说：人生都有定数，强求不得的。你是个女人就很不幸了。还要个女儿做什么？母亲对菩萨说：我没有什么不幸呀？为什么我就不能要个女儿？菩萨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：真拿你没办法！

求了好几年菩萨，母亲才怀孕。

怀孕之后，母亲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，压着一张电影明星周旋小时候的照片。母亲莫名其妙地做着这样的梦：生一个漂亮女儿，即使将来当不了电影明星，也要让她美甲一方，成为南楚的绝色。母亲很美，父亲也是个书生相；长得细皮嫩肉，所以母亲敢有这种想法。产生这种想法的时候，那种女儿对母亲最为贴心的初衷，也就放到了第二位。

妊娠期间，母亲反应非常强烈，比怀我们五个儿子都要难受。身体上的难受，引起了母亲心里的难受：乖乖！搞不好，又是儿子，还有可能是一对双胞胎。不然反应怎么这么强烈？母亲把这种想法告诉父亲，口气很是担心。父亲反倒说：我看不像，说不定真是女儿。

这回真让父亲猜对了。



母亲生妹妹的时候,应该说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不顺,只是分娩的时间稍长,产后虽有大出血的迹象,但很快被医生止住,没有造成不良后果。

妹妹一生下来,就不停地哭。哭,本来是正常的,可妹妹哭的时间太长,好像她在母亲的肚子里受尽了委屈。哭了足足半天,把母亲哭烦了,母亲就朝她的屁股打了一巴掌,没想到,这一巴掌反而使妹妹不哭了。母亲说:这女儿真怪,你说她不娇气,她一出来就拼命地哭;你说她娇气,打她一巴掌,她又反倒蛮好。妈妈边说边笑,一脸天随人愿的表情。

母亲把妹妹看得很重,出院时专门租了一台轿子,上轿前,她对父亲说:你先回家,放一挂鞭,把女儿接进门。生我们几个儿子出院的时候,可没这种待遇,个个都是装在篮子里提回家的。母亲觉得儿子贱一点好,好养!

按常规,父亲又要给祖父去信,请他老人家为妹妹亲取玉名。在母亲看来,妹妹的名字比上面五个更加重要,因为她是一枝独花。遗憾的是,这时的祖父已奄奄一息。对自己的死,祖父似乎早有预感,他不仅为自己选好了墓地,而且还给自己写好了墓志铭:生前徒负书千卷,死后空留土一堆。

祖父的坟址,是请风水先生看过的。祖父被葬之后,坟每年都长。祖母死后,合葬在祖父一起,坟长得更加厉害。我们老家有这样的说法:祖坟越长,后辈越发。祖父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,我们随父亲去祖父坟上祭祀,坟堆已经高过了墓碑。我问父亲:为什么我们一家就不发?父亲说:你们几兄弟不是从南楚县城,都跳到武汉去了吗?应该知足了!细细一想,父亲的话也确有几分道理,为此,我们在祖父的坟头磕了好几个响头。我们磕过头后,父亲就叹息不止:哎!人生如梦,世世代代,生生死死,百年如同一日。沉默须臾之后,父亲就说:放鞭炮吧!

妹妹的名字,最后还是父亲起的,叫:婷章。“婷”是“停”的谐音,意思是不再生了。父亲当时问母亲:这个名字行不行?母亲自言自语地念着这两个字:婷,停。

母亲最后说:停就让她停吧。

妹妹和大卫一心想要儿子。

妹妹怀孕后,来过武汉好几次,都是大卫陪着。妹妹来武汉是想做B超,看怀的是不是儿子。按说B超南楚也能做,可大卫说:南楚的医院小,靠不住,还是武汉可靠,毕竟是大城市,大医院。

尽管上面四个哥哥的住房条件都比我好,可妹妹每次来武汉,总是住在我这里。妹妹总说,她小时候和我关系最好,她最喜欢的也是我。我爱人周维也不反对,因为他们每次来,不仅带很多东西,而且还替我们更换一些他们觉得应该淘汰的家庭用品。

大卫很有钱。

大卫在南楚汽车配件厂当销售员，在产品销售方面，大卫确有一套。他告诉过我，他们厂生产的汽车配件上百种，无论什么型号都有，全国各地都很畅销。这话我不太相信，但有一点我是相信的：大卫与厂长的关系非常要好。每年过年，他都要给厂长送礼。厂长很赏识既会销售又会来事的大卫，后来，厂长就将全国各地的销售点任大卫挑，大卫因此跑了不少城市，见不少世面，钱自然也赚得更多。

大卫每次来武汉，总要做东，请我们几家到高档餐馆去吃饭。吃完之后，还把带来的礼物分给各家。应荣爱抽烟，所以给应荣的往往是一两条烟，都是各省的品牌烟；应华喜欢搞点小收藏，送他的东西，不是几块银元，就是一些赝品小古董；送给应盛的东西，有点特别，都是各种壮阳补药，因为应盛一直没让四嫂怀上孩子。

妹妹给我的礼物，一般都比给他们的值钱。

只有应昌，大卫觉得不好处理。应昌是个处长，什么东西也不缺。当然，这不是主要原因，主要原因的是，妹妹与大卫谈对象的时候，应昌就持反对态度。一直到现在，应昌对大卫也没什么好感。我问应昌：你为什么反感大卫？他说：你看他手上的戒指，像块砖似的。我说：戴个戒指有什么？现在戴戒指的男人多的是。应昌从鼻子里哼出一股气来，没再往下说。

大卫第一次来武汉，送一件羊毛衫给应昌，应昌就没收。搞得大卫很尴尬。大卫走后，应昌就对我们说：你们怎么搞的？我们朱家都是扶贫对象？应荣、应华和应盛都不吭声，我倒是说了一句：谁像你当处长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应昌说：你们就缺了送的这点东西？后来妹妹出事的时候，应昌就对我们说：我早就说了，他上官大卫不是个好东西。你们不信。

妹妹和大卫到武汉来，不仅穿着考究，而且在一些小事上，出手也非常大方。住在我对面的张老师，第一次见他们，便神秘兮兮地问我：你妹妹、妹夫是不是从国外回来的？我问他：怎么这样看？他说：我看他们两个人的行头，起码一万块。还有，你家门口擦脚的垫子，纯羊毛的！没有三百块下不来。我看他们上楼的时候，往地下一扔，像扔一块破布。我笑了笑告诉他：我妹妹、妹夫在南楚工作，是乡下的。对于武汉人来说，县城都算乡下。听我这么一说，张老师便瞠目结舌，尴尬不已，好像他连洋人和土著人都分不清。

妹妹他们前几次来，去过好几家医院，但都没有达到目的。医生说，医院有规定，做B超只能检查婴儿在胎内发育是否正常，不能替孕妇提供生男生女的参数。几家医院的答复，除态度有别，结论都是这样。后来，妹妹就问周维在医院有没有熟人。周维是地道的武汉人，还真在一家医院有个熟人，而且正好在妇产科，但她不知道这个忙能不能帮。周维办事比较稳，当时并没有告诉妹妹。晚上，周维征求我的意见，我说：既然你有熟人，那就帮这个忙，免得他们像热锅里的蚂蚁。



妹妹高兴得要死，第二天，就让周维带她去了那家医院。

B超很快就做了，但出来的结果是个女孩。大卫和妹妹回来后，一脸的不高兴，饭也不想吃。特别是大卫，双手抄在口袋里，在客厅里走来走去。我的客厅小，所以他转身的频率特别高，就像一只苍蝇在玻璃瓶里飞来飞去。周维也办了一件悔之不及的错事，不知该怎么安慰他们，也不知道该怎么责怪自己。

为了缓和气氛，我说：B超也不一定准。一味相信它，就像一个唯物主义者，一不小心，就会犯唯心主义的错误。妹妹点了点头，好像我的话确有道理。妹妹一直认为自己会生儿子，因为她的肚子尖尖的。女人都说：肚子圆圆的，怀的是女孩；而肚子尖尖的，那就怀的是男孩。

大卫掏出烟来抽，妹妹很不高兴地说：你能不能到阳台上去抽！妹妹这么一说，大卫就把烟灭了。大卫一家三代单传，我想，他想要儿子的心情，肯定比母亲当初想要女儿的心情更为迫切。突然，大卫很果断地说：明天再去找那个医生，做引产手术。周维觉得事情越搞越糟，再去找那位同学做引产手术，如果弄出什么事来，那可就不好收场了。

妹妹最终没有做成引产手术。

当天晚上，周维就到外面给那位同学打电话，告诉她妹妹和妹夫的想法。那位同学觉得情况不妙，怕正忙帮出反祸来。她们在电话中一合计，还是觉得应该保胎。所以，第二天大卫他们一到，那位同学就给妹妹做各种检查，什么量血压啦，测心律啦。最后她对妹妹说：胎儿都这么大了，你的其他孕妇指数都不稳定，如果做引产手术，对你来说有一定的危险。

从医院出来，妹妹和大卫就到归元寺去求菩萨，求完菩萨，又在归元寺门口算命。妹妹找的是一个长须瞎子，长须瞎子说：我算命，喜欢说真话。大卫说：我就要你说真话。长须瞎子掐了掐手指，然后翻了翻没有瞳孔的眼睛，说：你肚子里是个绣花的。将来，脸上还要破点相。大卫把十块钱一丢：放你娘的屁！长须瞎子说：是你要我讲真话的，怎么又骂人呢？

妹妹果然生了个女儿。女儿生下后，大卫连给她取名字的兴趣都没有，妹妹很不高兴，一气之下，给女儿取名赛男，意思是比男孩还强。

四

再说赛男。

妹妹死的时候，我们就准备把赛男接到武汉来，可大卫一直不同意。没想到几年之后，他又突然改变了主意。他说他想通了，赛男来武汉，肯定比留在南楚的前途大。

赛男到了武汉之后，应荣和应华提议，把赛男过继给应盛，因为他没有孩子。

这正合应盛的心意，应盛还说，他的住所附近，正好有一所重点小学。可应昌说，赛男还是由我抚养。并说这是婷章的遗愿，只有这样，婷章在九泉之下，才会放心。妹妹说过，如果她有什么三长两短，将来赛男就托付给我。

应昌说：赛男由应先抚养，还有个优势，因为他是师范大学的老师。应昌对我说：你出力，我们出钱。赛男来武汉之前，大卫也答应，每月给一千块钱，作为赛男的抚养费。但应昌提醒大卫，赛男缺的不是钱，缺的是教养，缺的是将来能够成才的良好教育。应昌又对我说：至于重点学校，你的晶晶不是在实验小学读书吗？我说：按片划分，我们并不在范围之内。把晶晶弄进去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。应昌说：晶晶能进，赛男就不能进？

应昌不愧是处长，赛男的户口是他转的，进实验小学，也是他一手经办的。比我当初又送礼，又交赞助费要轻松得多。我想，早知这样，先该直接找他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我们几兄弟办事，一般还讲究一点独立性，兄弟之间也要体现各人的能力。

报名上学的时候，我们兄弟几个一合计，把赛男的姓改掉了，改姓朱。

赛男真像她的名字，比男孩还野。赛男比晶晶大两岁，上五年级，晶晶上三年级。本来，晶晶和赛男可以一起去上学，又可以一同回来，但赛男总是独来独往。

有天晚上，快七点了，赛男还没回来。赛男晚回是经常的事，她不是到商店去逛逛，就是到哪个同学家去玩玩。很少按时回家。这一点，我说过她几次，可她当耳边风。晶晶以前也这样，但我狠狠打了她两次之后，就再也不敢了。可对赛男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教育她。苦口婆心地说，她不听。可要真像对付晶晶一样，我又下不了手。气急了，我也考虑过武训，可一举手，我就仿佛隐隐听到妹妹对我说：赛男是没有母亲的孩子，哥哥，你怎么能打她呢？她在你这里，等于是寄人篱下呀！

尽管赛男经常晚回，但快到七点还没回，还是很少的事情。

我问晶晶：赛男这么晚没回，是不是他们高年级有什么活动？晶晶说：好像没什么活动呀？我和周维急得要命，不停地从阳台上往下看，先是把天看黑了，再把路灯看亮了，可还是不见赛男的影子。周维说：赶快给班主任家打电话。我连忙拨通班主任王老师家的电话号码。班主任说：今天是按时放学的，怎么，赛男还没回家？我说：是的。班主任说：我正想找你哩。今天，她用粉笔在一个同学背上画了一只大乌龟。后来我点那个同学起来发言，弄得满堂大笑。你们做家长的，得好好管一管。我连忙说：对不起，我们一定管，一定管！我随即就问：赛男的成绩怎么样？班主任说：赛男成绩没话说，特别是数学，非常好。不然我也不会让她当学习委员。当然，让她当学习委员，还因为她敢管事，连男同学都听她的。她管别人可以，可管自己却管不住。你们可以吓唬吓唬她，说再这样我就不让她当学



习委员了。我说：好！谢谢王老师了！

电话一放，周维就怪我：我先就说过，把赛男接来，肯定会有很多麻烦。我提醒你，要你伸这个头，不揭这个榜。你不听，你看看，现在……我怒不可遏地说：揭什么榜？伸什么头？你以为我逞能呀？这是我妹妹的遗愿！你知道吗？见我大为光火，周维便说：你别拿我发火好不好？现在不谈这些，找孩子要紧，要不要打110？

正准备打110，赛男哼着歌回来了。

她穿着一套崭新的红色米奇牌服装，早晨穿出去的一套衣服，被她装在米奇牌的服装袋里。我问她：这套衣，哪来的？赛男说：我爸爸给我买的。我说：你爸爸今天又来武汉啦？妹妹死后，大卫到武汉，一般不到我家里来。他想见赛男，就在学校门口等她。赛男说：来啦，还给我买了一块手表哩！说着，就给我看。果然，她带着一块非常考究的女式石英表。

我的气不打一处来：你爸爸这样做，完全是害你！赛男马上说：不许你说我爸爸的坏话。我爸爸给我买新衣服，香港产的，米奇牌；手表，是飞亚达的，深圳产的，最新换代产品。你们会给我买吗？肯定不会。我爸爸以前把钱给你们，你们也不给我买。你们只会给晶晶买。因为晶晶是你们亲生的，我不是你们亲生的。所以，你们不会疼我。只有我爸爸才会疼我。

我气得发抖，真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。对于孩子的衣着，我和周维看法一致，不能让他们穿得再好。特别是女孩子，成熟早，穿得太好会分心。我的确没给赛男买过名牌衣服，但我也同样没给晶晶买过。赛男说我只会给晶晶买，这不是信口雌黄吗？不让她们穿得再好，经济上的原因还是其次，主要原因是，他们学校发生过两起学生被劫案件，被劫的原因，都是因为家长在孩子身上过于露富。大卫上次给了赛男五百块钱，赛男把钱转交给我时，说：我爸爸让你给我买新衣穿，买名牌的。但我把钱收下之后，没给赛男买名牌衣服，钱，我给大卫寄回去了。

周维无可奈何地说：吃饭吧！赛男却说：你们吃吧，我已经吃过了，我爸爸带我到大中华吃的。赛男这么一说，我更是气得不行，该死的大卫，也不来个电话。让我们担心受怕，父亲是怎么当的？我对赛男说：那你去做作业！

赛男说：放心！今天穿新衣，戴新表，我的作业会做得更好。

五

母亲是外婆最小的女儿，长得非常漂亮，从小就被外婆视作掌上明珠。裹足的外婆住在一个叫新店的地方，一般很少进南楚县城，但只要进城，就要带上母亲。外婆总是说，我这七姑娘，比城里的女孩还要漂亮。

那天是三月三，外婆带母亲到城里去看热闹。没想到走到南门，城门被封锁

了。当兵的荷枪实弹，盘查每一个进城和出城的人，说是要抓一个共产党。外婆想，你抓你的共产党，我进我的城。外婆虽说脚小，但往城里走，却大模大样。当兵的把手一伸，叫外婆停下来，说是例行公事，要检查检查。这时，一个骑马的军官从城里疾蹄而出。当兵的来了，当兵的就更加仔细地在外婆身上搜。外婆很不耐烦地说：我一个带孩子的裹脚女人，有什么好查的？

军官勒住马，把那个当兵的训了一通。他说：要你查共产党，你查一个妇女和小女孩干什么？今天是三月三，不要草木皆兵，搞得老百姓很扫兴。当兵的连忙立正：是团长！

这时，团长的马莫名其妙地扬起了前蹄。

母亲当时不仅没有害怕，她还指着马对外婆说：妈，你看，好威风哟！

团长的目光落在了母亲的身上。团长从马上跳下，走到外婆面前，问：你这女儿几岁？外婆说：七岁。团长伸出双手对母亲说：来，让我抱抱你。母亲一点也不认生，说抱就让他抱了起来。团长抱起母亲，又说：来，亲我一个。母亲就在他脸上真的亲了一下。团长高兴得不亦乐乎，他问外婆：你们是哪里的？外婆说：新店。团长笑了笑说：走！今天到我家去吃中饭。

外婆还没来得及细想，就被团长带到城内府中，团长的豪宅，让外婆着实感到自己是个穷人。吃中饭时，团长问外婆几个孩子，外婆说：七个，都是女儿。这个是老幺，叫翠英。团长暗自笑了笑，便夹起一块扣肉放进外婆碗里，外婆正准备把扣肉往嘴里塞，团长就说：我想收养你这个女儿，你看行不行！这是外婆万万没有想到的事，所以，她愣在那里半天没动，扣肉倒是在筷子上不停地闪。

这时，团长的三个太太正抢着要给母亲喂饭，把母亲宠得像个千金小姐。见外婆没作声，团长就问母亲：翠英呀，你想不想在这里呀？母亲拍着手说：想！想！

后来，母亲就成了团长的养女。

团长叫邱以琴，身兼两职，既是国民党上校团长，又是南楚县自卫大队大队长。邱以琴娶了三房太太，但都没生孩子。邱以琴天生喜欢女孩，所以看到母亲之后，就毫不犹豫起了收养之心。母亲本来姓罗，被邱以琴收养之后，就改姓邱了。

十几岁的时候，我曾问过外婆：你是不是因为怕邱以琴，才答应把母亲给他的？我之所以这样问，是因为当时的电影里，没有一个国民党军官不是欺压百姓的。外婆说：哪里！你邱爹那人随和得很，是个好人，连佣人都喜欢他。如果不是他，你母亲肯定也是文盲。说到这里，外婆又长长地叹着气：唉！哪个晓得文化大革命要整她，连命都丢了。

在养父邱以琴家，母亲的确非常受宠。不仅三个太太围着她转，而且养父一有时间，也陪她玩。母亲爱做骑马的游戏，每做这种游戏，母亲就把养父当马骑。



邱以琴在外面威风凛凛，可当起母亲的马来，温顺得像只羔羊。

骑马的游戏做多了，母亲就要骑真马。养父把马牵到滄河边的沙滩上，让母亲坐在上面玩耍。坐在慢悠悠的马上，母亲觉得不够刺激，就伸手向养父要马鞭。养父以为母亲只是做做样子，没想到母亲接过鞭子，真的朝马屁股猛抽一鞭，结果，母亲从马背上摔了下来。好在是沙滩，母亲并没有摔伤，可三个太太一齐惊叫着跑过去，把母亲从沙滩上扶起来。母亲被宠得不得了，完全像个尤物。母亲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二十八年之后，她会从这个骑马的地方走向死亡。

在养父家，母亲不仅从来没有进过厨房，而且除了洗脸洗脚，连手都没打湿过。母亲八岁开始读书，女孩子读书，当时在南楚城也是不多的。能读书的女孩，大都是有背景的人家。邱以琴把母亲看得很重，开始读书的时候，他给母亲定做了一个金环子，挂在母亲的脖子上。

那金环子，足有二两重。

六

妹妹与大卫结婚的时候，大卫在宾馆里包了三十桌。

大卫的朋友很多，除那些搞销售的朋友外，还有一帮他所说的哥儿们。我对大卫说：你的朋友还真不少。大卫自豪地说：还有好些没来哩。开席后，大卫的朋友让大卫与妹妹表演节目，什么喝交杯酒、同吃一颗花生米，等等。这些，妹妹都表演了。后来，又有人要妹妹与大卫表演一些庸俗的节目，大卫认为这是朋友们看得起他，准备继续演，但妹妹拒绝了。

散席后，大卫怪妹妹在朋友面前没给他面子，妹妹解释说：我家毕竟是个知识分子家庭。大卫不高兴了：什么知识分子？我在外面赚钱，要靠这些哥儿们。结婚当晚，妹妹与大卫就闹得很不愉快。

妹妹最初看上大卫，当然不是因为他会赚钱。妹妹是在电视大学公榜名单上认识大卫的。在那张榜上，妹妹不仅也在其中，而且正好与上官大卫的名字排在一起。当时，妹妹被上官大卫这个名字吸引住了，她认为这个名字很有贵族味道。妹妹突然觉得，父亲文革中将她改名卫红是多么俗气，所以上电大后，她又将名字重新改回婷章。

参加工作之后，妹妹才意识到文凭的重要。妹妹参加过一次正规高考，但名落孙山。父亲一气之下，让她招工进了纺织厂。妹妹死后，我们都认为这是父亲的失误，应该让妹妹复读，如果让妹妹复读，考上三类大学是有可能的。因为妹妹的高考成绩，离录取分数线只差十八分。但父亲说：婷章比不了你们上面几个兄弟，一考就考上了，都进了武汉。可以肯定，父亲当时觉得妹妹丢了他的人，所以父亲想，干脆让你到社会上去吃吃没有文凭的亏。

妹妹在纺织厂的确吃了亏，大学放假的时候，我去过她的车间。车间里机器声隆隆，两个人说话，只有大声喊叫才能听清。更为重要的是，车间里棉絮飞扬，尽管挡车女工都戴了口罩，可下班的时候，仍能从喉咙里咳出棉尘来。妹妹每天都吃猪血，因为猪血是排尘的。你知道我每天要吸进多少棉尘吗？说着说着，妹妹就开始责怪父亲，没让她复读。我说：你现在意识到这一点也不晚，你可以考电大嘛。

我的话没错，妹妹从电大毕业之后，被调到化验科。后来，我又去看过一次妹妹，她坐在一尘不染的化验室里，穿着白大褂，摆弄着泡有各种花色布块的瓶子，舒适而又浪漫，很像电影里的技术员，工资也比原来涨了二级。那次，我是和周维一起去的，妹妹请我们在一家酒店美美吃了一餐。

在电大读书的时候，妹妹与大卫大闹过一次。原因是，妹妹发现大卫居然还与班上另一个女同学有暧昧关系，那个女同学叫丽微。妹妹很吃醋，因为克制不住，妹妹居然在快放学的时候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骂她不要脸。

记得那年春节，我们回南楚过年，妹妹说：我不跟大卫谈了。他不是个东西！我们忙问什么原因，妹妹就告诉了我们这些。没想到大年初三，大卫带着什么也不曾发生的喜庆表情，提着礼品来我家拜年。

妹妹躲在内屋，一直不出来，这证明她的态度非常坚决。

妹妹的态度，往往决定我们的言行。应昌对大卫说：你把东西拿回去。应华说：外面好姑娘多的是。应荣说：我们就不留你吃饭了。我说：你以后莫来找我妹妹！我们都站了起来，意思是下逐客令，请大卫快走。这时，大卫的脸挂不住了，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，然后拍着胸，冒出一句诗一样的话：我用生命发誓，我是爱婷章的！大卫的言行，不像是在演戏。

大卫走后，妹妹仍没出来，在内屋莫名其妙地哭。为安慰妹妹，我们兄弟几个都指责大卫。可妯娌们却有不同的看法。三嫂说：你们完全在按婷章的态度行事，这样做是变相的溺爱，会宠出事来的。四嫂说：当着全班同学的面，骂那个女同学，不太好。大嫂说：你们爱妹妹没错，但你们还应该引导、教育她，让她懂得怎样认识一个男人，怎么选择自己的伴侣。

妯娌们的话也有道理，可我们几兄弟还是觉得妹妹没错。一个男人怎么能脚踏两只船？这不是品德有问题吗？见我们都不做声，大嫂就问父亲：这件事，您怎么看？父亲说：我不管，我也管不了。自己的路自己走！说着，父亲就挥挥手：做饭，快做饭。

没想到，过完年不到一个月，妹妹又领着大卫到武汉来办嫁妆。妹妹来了之后，我就偷偷问她：你不是要和大卫吹吗？怎么突然又要结婚？妹妹擂了我一拳，说：女人的心，你不懂！现在你的主要任务，是帮我办好嫁妆！



我只有点头，照办，哥哥总是宠着妹妹。

七

赛男的班主任打来电话，要我四点半无论如何到她办公室去一趟。

我按时到了办公室，赛男在罚站，但她的表情并不在乎。班主任在批改作业，作业本旁边，堆着厚厚一摞色泽鲜艳的东西，好像是画报。

我进办公室后，赛男就开始抠指甲，显得比我没来之前更不在乎。我问班主任：王老师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班主任说：朱赛男，你自己说！赛男把手指放在嘴里咬了咬，然后指着那摞画报似的的东西说：就是那摞《宠物小精灵》的事。班主任说：再往下说！你把这些《宠物小精灵》的来龙去脉，自己讲给你爸爸听。

赛男沉默下来，什么也不准备讲。

我非常气愤地对赛男说：你说！我以为自己的声音很凶，没想到一出口，这两个字仍很温和。班主任对我明显不满，觉得我对孩子要求不严。班主任对赛男说：你不说，那我说。班主任扭头望着我：昨天，她居然，借我的名义，以学习委员的身份，要每位同学带十五块钱，交课外书籍费。今天中午，她一个人跑到书店，买了五十本《宠物小精灵》，然后发给每位同学。班主任递给我一本《宠物小精灵》，说：你看，书上每本定价十块，她居然卖十五块一本。五五二十五，她从中赚了二百五十块钱。你说，这还了得？班主任将目光转向赛男：你以为我是女老师，没有魄力是不是？告诉你，你的学习委员，我现在就给你撤了！

撤就撤，我还不想当呢？赛男又开始抠指甲。我怒不可遏地指着赛男：你，你怎么这样？你怎么这样！话说出来，我才知道仍然没有杀气。班主任大概觉得我实在没有父亲的威信，就让赛男先出去。

班主任说：赛男好像不怕你，你们是不是对孩子太溺爱了？我本来不想告诉班主任赛男的身世，但这个时候，我只有将一切如实告诉她。班主任听后，先是恍然大悟，然后很理性地说：你可能觉得赛男没有母亲，缺少爱，所以就溺爱她。恕我直言，这样会害朱赛男的！最后，班主任问我：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真不好意思告诉她，我还是师范大学的老师。

出校门的时候，我问赛男：《宠物小精灵》是哪家书店买的？她说：读者书店。我让赛男先回家，自己去了那家书店。到了书店，我问店主：买这些书时，她是怎么说的？店主说：她说是老师叫她来买的，兴趣班做手工用。她还会砍价，叫我们打折，我还真给她打了八五折。

上帝呀，赛男真不愧是销售者的后代。

回家之后，我打了赛男一耳光！打她之前，我比她难受；打她之后，我比她更难。挨打之后，赛男说了两句让我万万想不到的话：好呀！你打我，打我一个没